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矫友田 火舞的蝴蝶

《《 中国文联出版社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矫
友
田
著

火舞的蝴蝶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火舞的蝴蝶 / 矫友田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1.12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29-9

I. ①火… II. ①矫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0850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火舞的蝴蝶
HUOWU DE HUIDIE

矫友田 著

责任编辑 奉学勤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7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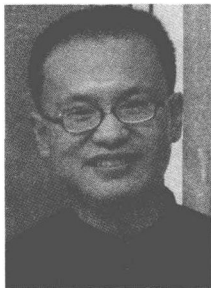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329-9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矫友田

1973 年生于青岛。《读者》《格言》《思维与智慧》等媒体签约作家。主要从事哲理美文、故事和微型小说的创作。迄今已在《风流一代》《辽宁青年》《幸福》《青春潮》《深圳青年》《知音》《古今故事报》《故事世界》《故事家》《故事林》《新聊斋》《民间传奇故事》《故事大王》《上海故事》《故事会》《百花园》《短篇小说》《金山》《短篇小说》《小说月刊》《芳草》《飞天》等 500 余家报刊，发表作品 3000 余篇。其中有 400 余篇被《青年文摘》《青年博览》《意林》《特别关注》《读者》《民间故事选刊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等杂志和选本选载。其微型小说连续入选 2003、2004、2005、2006、2007 “中国年度微型小说排行榜”。已出版《行动是成功的钥匙》《依偎那一束花香》《永远开启的门》《智慧点灯》《抚慰一生的智慧茶》《你是最棒的主角》《生命的慰藉》等作品 10 余部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选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伧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
录

盐庄旧事	1
赌 玉	5
枣泥儿	9
棋 仙	11
火 狐	14
签	17
枣木案板	19
茶 仙	22
锁 王	26
防暴演练	30
诱 惑	33
金顶钟	36
枪 王	39
远处有一座孤岛	43
血染的沙藤草	46
打赌的男人	50
鳖 叔	52
光荣驴	55
井	59
老 獾	63
墙	65
屠牛老刀	67
桥	70
疯子老蔡	72
风儿绕，铜铃扬	74
猎 人	77
山 魂	80
石 鱼	82

侏儒麻三	86
远 景	88
老 宅	90
精神分裂者	93
爱情测谎仪	95
缘	97
琴 杀	100
雪 夜	102
秋夜的故事	105
减肥的女人	107
惊心的蜜月	110
火舞的蝴蝶	113
爱如雪	115
“吃白食”的父亲	117
疯 娘	120
红山楂	123
马 桶	126
遥远的颤音	128
红肚兜	131
酒 鳖	133
黑客老魏	135
背上长草的绵羊	138
狗 亲	141
换 脑	143
金盔杀手之死	145
狗日的苍蝇	148
领导的威力	150
分 流	152

灵 验	154
幸运的野鸭	156
鼠 患	158
局长出书	160
某市发现一棵古树	162
人情与狗情	164
平 衡	166
表 率	168
色 猴	169
自杀式景观	172
恐怖机器人	174
殇	176
古 锋	180
侠 盗	182
三炮绝	184
管子钟	188
老皮杏儿	190
女儿红	193

盐庄旧事

盐，白花花的，银子般耀眼。

老把头蹲在坝垄上，扬手朝盐池里撒下几粒莲子。那些白色的小精灵，在晶闪闪的水里划了几个弧旋，而后悠然地浮在水面上。

再闷几晌就收了，老把头眯缝着眼睛自言自语，掩饰不住喜悦。

东家黑垛，却沉默得像半截铁塔。他非常清楚，那些晶结的盐粒其实一直都是活生生的。它们就像一群扎堆的银鱼，在没有捞上岸之前，冷不丁就会随着潮汐逃匿得无影无踪。

在盐庄，黑垛在高滩上“打”（建造）的那“一筒”（三四十亩）盐田，并不起眼。但是，盐工出身的黑垛却娶回了金口第一盐户田舵爷的女儿，这也算是盐庄的一桩奇闻。

盐庄人至今仍不明白，当年黑垛为何要到数百里之外的金口做盐工。当黑垛光着黝黑的脊梁迈进田舵爷家宅门的时候，正值盛夏。田舵爷一眼就相中了这个远道而来的伙计。

黑垛壮如犍牛，且心细入微。因此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田舵爷就将田家盐场把头的重任，撂在黑垛的肩上。数十筒盐田，百余号盐工，全由黑垛一个人打理。

那是个闷秋，田舵爷站在盐滩上，放眼凝望着银闪闪的盐池。他仿佛预感到了，那些晶亮的盐粒很快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银子。在远处，那些伙计们三五成堆，喝得正酣。他们是在为即将到来的、极为劳苦的盐收蓄积着力量。

是时候收了，黑垛在一边沉沉地说。

田舵爷点了点头，他一直信任黑垛的眼力。

其他的盐户仍在观望之时，田舵爷家的伙计们已经开始忙着捞盐，没黑没白地干。众盐户都纳闷，一向沉着的田舵爷，为何在这个闷秋竟沉不住气了？

十天后，暴雨来临，连下了两天两夜，漫天浑黄的洪水涌来，将所有的盐田都给吞没了。除了田舵爷家的盐田外，金口其他盐户几近破产。

事后，当田舵爷看到黑垛那遍布血痂的肩膀时，鼻子一酸。就在那一刹，田舵爷产生了将小女儿四凤许配给黑垛的念头。

四凤从小腿瘸，但聪颖贤惠。在当时，四凤下嫁给穷盐工黑垛，从金口到盐庄都称得上是一件稀罕事儿。田舵爷给女儿准备的嫁妆，满满当当装了四辆马车。其中尤为惹眼的，是一个雕龙刻凤的紫檀木箱子，外面挂着金灿灿的铜锁。一个人需吃力才能将它搬动。人们都无比羡慕地议论，那个精美的紫檀木箱子里面，一定盛满了白花花的银子。

洞房花烛，宾客散尽。

黑垛想到了那个紫檀木箱子，四凤拿出父亲亲手交给她的钥匙。俩人将铜锁打开，里面铺盖着金黄色的绸缎。四凤掀开上面的绸缎，露出的竟是银闪闪的盐粒。

四凤诧异地看着丈夫。

黑垛会心地笑道，爹的心思，俺懂。

只在家守了几天，黑垛便四处张罗着雇工“打盐场”。不久，黑垛便有了高滩上的那一筒盐田。

这个闷秋，本来是黑垛“打”好盐场之后，迎来的第一轮收获。刚开始，他的脸上也泛着像老把头脸上那种舒心的喜悦。然而，随着捞盐日子的临近，黑垛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赤着脚丫，在松软的盐池坝上，不停地巡视着。

老把头脸上的喜悦只延续了两天，便应验了黑垛的预感。大雨如

注，直下得昏天暗地。两天之后，日头才露头。盐庄的盐户们刚欲松口气，浑黄的洪水便泻了下来，再加上倒流的潮涌。那些“打”在低滩上的盐池一个个都被洪水吞噬了。

众盐户们聚在岸上，看着那些即将到手的银子，在悄悄地融化，心痛得顿足捶胸。那些盐工们也大都守在一旁唉声叹气。洪水逐渐涌上高滩，逼近了黑垛家的盐田。分支的洪流像一条条巨大而无情的鲛鱼，在一点点噬咬着柔软的坝埝。渐渐地，坝埝被咬出一道一米多宽的豁口，洪水沿着豁口打着卷儿往盐池里灌。

老把头和另外几个伙计，已经无奈地退回到岸上去了。在瘦长的坝埝上，只剩下黑垛和瘸着一条腿的四凤。他俩不停地掏着泥沙，往豁口上封堵。然而松散的泥沙，根本阻止不住肆虐的水流。

此时，黑垛犹如一只红了眼的野兽，他随后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。黑垛竟然脱光身子，仰身躺倒在那个豁口上，用他魁梧的身体封堵住那个正在一点点扩大的豁口。他只把肩部以上露出水面，如同一条翻转了肚皮的水蛇。

快填泥啊，往俺的身上填！黑垛指使身边的四凤。

四凤迟疑了一阵，才开始将手里的泥沙往黑垛的身上堆去。水流碰撞着黑垛那黝黑的身躯，激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。黑垛的喘息，开始随着身体上覆盖泥沙的加厚而变得急促起来。

洪水淹到了黑垛的脖颈。

四凤一边掏泥，一边哭喊道，咱退吧，再这样就没命了！

黑垛倔犟地把头往上伸了伸。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，洪水已淹到了黑垛的下巴。他瞅着眼前那个一瘸一拐的女人，突然感到害怕起来。

黑垛便扯着嗓子喊，滚啊，你快滚回岸上去啊！

听了之后，四凤反而不哭了，她只是疯了般地掏泥。

岸上的人都说他俩疯了，是被白花花的银子咬疯的。

洪水的水位最终停在了黑垛的下巴处，没有再往上涨。继而，随着潮汐的退却，滚滚的洪流朝着出海口的方向涌去。环绕在盐池堤坝周围的洪水，也在悄悄地退去。

黑垛的身体重新浮出水面。四凤跪爬到他的近前，用尽全身最后一丝气力，将积压在黑垛身上的泥沙扒掉。黑垛赤裸裸地躺在夕阳的余晖下，一动也不动，就像一条被搁浅的死鱼。

盐庄人都说那是一个奇迹，倘若洪水再上涨几指，黑垛必死无疑。

那年入冬，昔日商贩云集、车马喧嚣的盐庄一下子冷清不少。市面上盐价暴涨，黑垛因此而发迹。

据说当时，黑垛曾满载一大车精盐，雇人给远在金口的岳父田舵爷送去。田舵爷打开苇篷之后，顿时被那一车亮晶晶的盐粒给吸引住了。他抓起一把盐粒，用舌头尝了一下，而后朗声大笑，妈个×，黑垛成精了！黑垛真就成精了，他只用了一年多时间，便成为盐庄第一大盐户。

后来回想起这件事，已身为盐庄首富的黑垛也有些后怕。四凤问过他，当时你为啥连命都不顾了？黑垛得意地笑道，俺娶的可是田舵爷的闺女，总得对得起那一箱白花花的盐啊。四凤听了，便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……

很多年过去了，盐庄的往事就像沉积在土层里的盐粒，时而仍会在阳光下闪烁出迷人的光泽。当我们坐在盐庄的一隅，聆听一位老盐工讲述起这段旧事，我们迫不及待追问他，关于黑垛和四凤后来的故事。

老盐工没有把故事讲完，只是意味深长地说，黑垛和四凤仍然活着。

我们诧异地问，他们在哪儿呢？

老盐工很认真地回答道，他们一直都活在盐庄人祖祖辈辈的口碑里。

赌 玉

清朝光绪年间，在墨城府衙的北首，一字溜儿排着十余家古玩店。程家经营的“聚宝斋”，便位列其中。“聚宝斋”跟旁边的那些老字号相比，只能算是孙子辈。可是，“聚宝斋”的发迹，在墨城商界绝对是一个奇谈。

“聚宝斋”的老掌柜，姓程名十九。他起先是在“天蕙阁”里做徒工，手脚勤快，且为人机灵，因而深得“天蕙阁”卢老掌柜的赏识。

有一年夏天，程十九陪“天蕙阁”的少掌柜一起到南方购货。在途中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，那老乞丐脚下放着一块数十斤的石头，言称石头里面藏有宝玉，愿意五十两银子出手。

老乞丐的怪举，惹来不少好奇的路人。程十九和少掌柜也走上前去看个究竟，那的确是一块毛玉石，但少掌柜经过一番细察之后，哈哈笑了起来，对那老乞丐说：“这是块毛玉石不假，可它顶多值十两银子！”

听了，老乞丐极为不悦地说：“真货真人识，你就是少一文钱，俺都不卖！”

少掌柜扯着程十九的衣袖准备继续赶路，而程十九却蹲下来，他一边抚摸着那块毛玉石，一边跟老乞丐讨价。最终，老乞丐同意以四十二两银子出手。此时，少掌柜有些不耐烦了，他在旁边多次催促程十九尽早赶路。

程十九却扑通跪在少掌柜的面前，恳求少掌柜借他四十两银子，再合上他半年的工钱，愿在这块毛玉石上赌一把。倘使栽了，他下半辈子便在“天蕙阁”做工还债。少掌柜认为他是财迷心窍，厉声点拨他说：“拿

四十二两银子赌这块石头，你必赔无疑！”

可是，程十九的决心已定，他跪在地上死活不肯起来。少掌柜犹豫了好长时间，才叹了一口气，答应了他。

千里迢迢，程十九一直将那块毛玉石背在身上。待返回墨城时，程十九的脊背，已被那块石头磨得血肉模糊。“天蕙阁”的老掌柜将那块毛玉石摸索了半天，吁了一口气，嫉妒地说：“苍天不负有心人，十九呵，你的家业就要从它开始了——”

果然，切开之后，那块毛玉石里面竟含有一块甜瓜大小的翡翠。尔后，被“天蕙阁”的老掌柜以一千两白银购得。两个月后，程十九的“聚宝斋”开张营业。在他的苦心经营下，“聚宝斋”生意日渐兴隆，还经常能见到一些洋人慕名前来淘宝。“聚宝斋”的家业越是雄厚，程十九回想起那次赌玉的情景就越加感到后怕。他经常用“赌命不赌玉”这句话来训诫儿子。

民国十二年，有几个专事赌玉的石客，雇人从东海边运来一块重达数千斤的海青石，声称巨石内蕴有天价宝玉，因此一开价就是三千大洋。那些古玩店的掌柜们闻讯之后，纷纷前来看货，他们一个个都是鉴石行家。经过半个多月的揣测，仍没有人敢出面下注。“聚宝斋”的少掌柜程戒石也到过现场，然后他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。其实，程十九早有耳闻，他佯装不知，只不过是我不想染手赌玉罢了。

只是这次，少掌柜好像全然忘了父亲平日的训诫，一次又一次地怂恿父亲前往察看货色，然后再做决定。因为凭经验，他感觉海青石里面肯定蕴有奇货。只是价值几何，他不敢断言。

这天夜里，程十九独自走出“聚宝斋”，朝寄放海青石的“云峰客棧”踱去。他让那几名石客点上几盏灯笼，摆在石头的四周。在灯光的映照下，那块海青石的一些棱角，反射着淡淡的荧光。程十九一边抽着烟袋，一边凝视着巨石出神，他从不跟那几名石客搭言。

程十九一连去了七个晚上，而且每一次，他都是一言不发地坐在巨石前，慢慢抽着烟袋。几袋烟过后，便拍一拍屁股走人。然而，即使这样，他的行踪仍没有躲过其他店铺掌柜们的眼睛。

第八个晚上，当程十九怀揣着三千大洋跟儿子一同走进“云峰客栈”时，才发现客栈里面聚满了人，那些人都是墨城古玩界的头面人物。程十九从容不迫地从怀里掏出三千大洋下注，而“天蕙阁”的卢掌柜，立刻将价码开到三千五百块大洋。

卢掌柜的话音未落，“宝顺成”的庞掌柜又将价码提为四千块大洋。经过几番叫价，当“萃山居”的李掌柜报价时，已经变成六千块大洋……

这时候，程十九将烟袋锅在脚板上狠狠磕了几下，转身朝自己店铺的方向指了指，说：“俺就拿店里所有的货赌它！”

客栈里顿时一片死寂，众人的眼光都齐刷刷射向程十九。那些掌柜们大都赌了半辈子石头，可从未遇上过像他这样孤注一掷的。因为在场的人都清楚，以“聚宝斋”眼前的货值，不会低于一万块大洋。程戒石在一旁心惊得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，他认为父亲这是疯了，他甚至想狠揍自己一顿，万不该怂恿父亲来参与这个赌局。

那几名石客连夜雇人，将那一块巨石搬运到“聚宝斋”，然后将店内价值上万块大洋的古玩字画统统装箱运走。

原先富丽堂皇的“聚宝斋”顿时变得清冷下来，偌大的店铺内，只有一块孤零零的海青石立在中央。

农历八月十六这天，程十九携全家分别给关老爷神像和祖宗灵位上上了香，又燃放了几挂大鞭。然后，“聚宝斋”紧闭店门，程十九开始亲手“琢玉”。

程十九在海青石上选好位置，然后，用凿刀小心翼翼地，一层一层将那块巨石剥落。他不让任何人打扰，就连那些纷落在地上的碎石屑，他也不允许家人打扫。一连两天，他都不吃不喝，眼睛通红地凝视着那

块海青石，不停地凿着。

第三天，那块海青石已经被程十九剥落了近一半，仍丝毫不见成玉的痕迹。他面色铁青，神情憔悴不堪。在儿子跪求之下，他才喝了半碗米汤，继续凿下去。

第四天，程十九手中的凿刀已穿过了石头的中心，然而，仍什么迹象也没有发现。他彻底失望了，颓然地躺倒在藤椅上，手中的凿刀也“当啷”一下跌落到地上，一口鲜血从他的口里喷涌出来……

程十九死了。

待发完殡之后，程戒石跪在那半块浸染着父亲鲜血的石头前，号啕大哭。他后悔自己不该让父亲知道这件事情，他用手捶打着那块碎石。石头的棱角将他的手臂割破了，鲜血染红了孝服，可他全然感觉不到疼痛。他痛恨这块夺走了父亲生命和程家积攒数十年家业的恶石。眼泪哭干了，他不经意间发现在一些染着父亲血迹的裂缝处，有淡淡的荧光闪现。他诧异地捡起父亲用过的工具，在那些裂缝处轻轻敲打了几下，随着迸裂的碎石，一道道晶莹夺目荧光，将清冷的“聚宝斋”装扮得异常瑰丽。

程戒石惊呆了。果然如父亲在赌玉前所料，海青石里面蕴藏着一块硕大的墨晶，只是它没有生在这块巨石的中心。墨晶有明目、养眼的神奇功效，程戒石请人将其切割成十六副镜片，被京城一名古玩界巨贾以每副三千大洋的天价买走。

程戒石接手经营“聚宝斋”后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先后在济南和上海开办了分店。人们只知道程十九一生赌过两次玉，且每一次都收获巨大，然而他猝死的原因，却一直是个谜……